

美军观察组记录留下真实史料:

抗战中,中共军队如何敢打善战

1944年7月起,先后有100多名美军军事专家进入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实地观察中共及其抗日武装的战斗情况,并作出了真实记录。这些记录是驳斥当下一批人依据国民党和日方史料污蔑共产党军队“游而不击”的坚实史料。

只有七条枪,怎样打日本?

1938年夏,当新四军刚向上海、南京进军时,在皖南遇到许多刚从京沪失败撤退的国民党军队。他们在见到装备落后的新四军时感到很担心,某个将领甚至对陈毅说,你们军队搞政治宣传很好,如到东线去打仗就……对此,陈毅一笑置之。

1938年7月初,新四军部队秘密运动到南京附近的汤水,隐蔽在农村中。陈毅的司令部放在一个地主土绅家里。这位房东很高兴,但还是拿了件便衣给陈毅,说:“你们只有七条枪,怎样打日本呢?还是穿上便衣,我可以保护你们。”陈毅婉言谢绝了,并暗下决心要用战绩证明新四军的敢打善战。

1944年8月,彭德怀向美军观察组介绍说:“目前,我八路军共有兵力32万人……7年中,我们和敌人进行了大小战斗74060次,共毙伤敌军351113人,俘虏239952人,俘日军2407人,伪军148726人,争取日军投降者115人,伪军反正者49461人,约等于已消灭侵华日军之半数 and 全国伪军之半数……7年的艰苦战斗,我们也支付了巨大的代价,我负伤指战员186593人,阵亡103186人。”

陈毅向美军观察组提供了一份《新四军七年来战绩统计表》。其中表明,新四军7年来在华中经历大小战斗17534次,毙伤伪军241750人,俘虏伪军34415人,敌伪军投降反正34066人。负伤指战员64920人,阵亡指战员44868人。

新四军敢打善战

事实上,新四军的装备确实不如国民党军队,甚至连伪军也不如,所以陈毅所率部队常常采用夜袭火攻再白刃战的战术。1938年8月初,陈毅部队袭击丹阳北的新丰车站,有一个中队的敌军(180人左右)驻在车站旁一小学内。新四军侦察班率先进入这所小学,轻手轻脚地取出日军挂在墙上的武器。不料,一名小同志出于好奇拿起一个闹钟,惊醒了敌人,双方开始交战。战斗中镇江、丹阳的日军赶来增援,却被陈毅率先在两面的伏兵打退了。4个小时的战斗后,日军几近被全歼,陈毅部亦伤亡五六百人。

在艰苦的战斗中,新四军发展了55万民兵。在敌人下乡清乡时,民兵即在离敌据点一二百米的地方监视,再每隔一两百米放一个民兵,一直到新四军驻地。只要敌人一离开据点,民兵就一个传一个,一直把消息传到新四军部队。

在日本兵夜间出来吃吃喝喝,民兵们常常用麻布袋或绳子,趁其不备将敌人迅速套起背走,淹死于河中。此外,新四军派人穿得花花绿绿伪装成女子,故意在敌据点附近经过。敌人一见“花姑娘”便要追赶,一追赶就会落入伏击。

谁才是“游而不击”?

所谓共产党军队“游而不击”的真相,其实是“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抗击了在华敌伪全部兵力的六分之五。”陈毅说:“国民党在华中敌后仅有李明扬、陈泰运二千余,依靠我军供给才能坚持,其余均投敌。”可见,部分敌后的国民党军或明

或暗地勾结日寇,他们才是“游而不击”。正是看到了这一情况,美国政府才出于失望,将目光投向当时的共产党军队。

事实胜于雄辩,在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先后冲破国民党封锁线赶赴延安之后,中共军队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真相逐渐为外界所了解。就连竭力抹黑共产党军队的日军,也开始发生了转变,“他们(共产党军队)盘踞广大农村,造成对据点的包围……不断扰乱皇军占领区、进行破坏,孤立和封锁城市……绝对把持主动地位与进攻姿态”。

第一次见到以前被国民党政府所蒙蔽、掩盖的事实,对美军观察组的震动是巨大的。共产党掌握的军队和民兵数量之多、对日作战次数之多、对日军事力量之大,以及条件之艰苦、作战之顽强、伤亡之巨大等,让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人刮目相看,甚至得出了“救中国,非共产党之力量不可”的结论,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

(摘自《解放日报》)



苏东坡的朋友圈

苏东坡到底有多少朋友,怕是谁也说不清。文人皆有个性,且一些人还个性十足,一言不合就翻脸,一不顺眼就划清界限的事儿屡见不鲜。可苏东坡是例外,他对朋友的取舍标准就是“求同存异”,所谓“人有片善便能与之交”。他爱好广泛,庙堂与江湖对他而言殊途同归。他性格外向豪爽,有人曾说他面对什么都说不出的人时就与人说鬼;连说鬼都不想听的,他也要与人“姑妄言之”。是他心里没数吗?显然不是。他胸襟开阔,为人坦荡,且性格奔放,总能看到他人可取之处,并给人留足面子。

苏东坡人品高洁,爱惜羽毛,但又不拘小节,交友确有失当与失察处,这与他信仰庄子学说有关。苏东坡的朋友圈中既有欧阳修、曾巩、晏殊、黄庭坚、秦观,也有高俅、章惇及蔡京,更有米芾、李公麟那种不合群者。高俅落魄时做过苏东坡的随从,帮苏东坡誊文章,跟苏东坡学书法。蔡京的父亲蔡准与苏东坡系好友;蔡京是奸臣,但每提到苏轼名讳都恭敬有加。

但苏东坡与朱熹和程颐两位大儒不怎么投缘。朱熹说苏东坡不能为相,“引得秦少游、黄鲁直一队进来,坏得更甚”。苏东坡不以为意,与程颐因《论语》发生争执,程颐说《论语》讲“哭则不歌”,苏东坡说《论语》又没讲“歌则不哭”,让程颐下不来台。但苏东坡见到程颐依旧尊敬。

那时的文人,个个皆怪杰,他们因才华而相互吸引,当然,也彼此轻视。但甭管政治理念与艺术信仰是否契合,却多数能团结到苏东坡周围。比如米芾,为人有瑕,且狂放不羁,不是他瞧不上别人,就是别人看他别扭。但其书法绘画独步天下,诗文也属上乘,因其酷爱石头,见到路边丑石,纳头便拜,口称石兄。苏东坡到扬州,江南江北数十名士闻讯聚饮,米芾从数百里外匆匆赶到,只想当面让苏东坡给他个说法:“世人都说我米芾癫狂,请苏学士评理。”苏东坡笑道:“吾从众。”众人哄堂大笑。倘使换个场合,米芾肯定恼了;只因苏东坡在座,米芾始终诚惶诚恐。

苏东坡在东京汴梁时,便是文人中心。以他为核心的“西园雅集”,成为那个时期最有名的文学社。之后,即使他被贬流放,单是黄州一地,因苏东坡到来就聚集起20余人的文学队伍。他在惠州,惠州遂成为岭南读书人汇集的中心。他去海南,从教授当地人发音识字始,到他离开海南时,海南不仅多地可闻琅琅书声,且有了第一个诗社——桄榔诗社。

苏东坡是身体力行突破门户壁垒的人。他兼容了豪放与婉约,打通了庙堂与江湖。

(摘自《今晚报》)

我们生活中有些东西是存储着记忆的,比如自行车。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它既是交通工具又是玩具,这我们的生活背景是分不开的,是有时代烙印的。

在国殇和撞人中成长

1965年我们下放到甘肃的时候,发现那里的自行车不要工业券,于是父母亲商议了一下就购置了家里除手表以外的第一件“大件”——飞鸽加重自行车。原本是想着解决大人的交通问题,没成想立刻就成为我们喜爱的“玩物”。

第一次在街上骑车不知道上下道,差一点和迎面而来的一辆吉普车撞个满怀,车窗里的人大喝一声:“小孩,知不知道上下道?就这么乱骑车?”我这才注意到原来道路是有上行和下行之分的。还有一次转弯的时候,不懂得一手握把一手要向后面的人示意打手势,被后面的车猛怼了一下,胳膊被刚蹭了一块皮,我哭咧咧地被人领到卫生所涂了红药水。

第一次远征是我跟着哥哥和一帮男孩子去几十里外的农场去采杏。那里的杏既不论斤称也不按个卖,而是按树卖。大树一棵3—4元,小一点的树只要2—3元,树上的杏都是你的,但要自己上树摘杏。我们是足装了两大袋子也盛不下。哥哥便把长裤脱了,裤脚打个结,做成一个“人”字形的布袋。他骑我们家

的车前面驮着裤子口袋,后面捆着一个面口袋,而我则骑一辆借来的车带着另一口袋杏,回去的路上因为上坡和负重格外吃力,等回到家我的大腿内侧都磨破了。

大梁上面绑孩子

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在陕西师大工作。孩子几个月的时候,开学我就有一门新课,正在全力以赴地备课时,突然被告知小保姆不来了,弄得我措手不及,只能把孩子像粽子一样绑在自行车前面的横梁上弄回她娘家。偏偏那天一个貌似刚上岗的小交警特别认真,在路口招手拦住了我,我连忙解释。大概小交警的穿着和我爱人有些相似,女儿冲着他奶声奶气地喊了一声“爸爸”,弄得小伙子一个大红脸,摆手叫我们走人。

以后每次回她娘家,我都是前面横梁上带着女儿,车筐里带着给爱人的晚饭,后面带着女儿的衣服和杂物。

又一次,我让女儿跨在后座上骑车带

她去大雁塔游玩。快到大雁塔的时候,突然感觉车轮转不动了,我还使劲蹬了一脚,只听到女儿一声惨叫,我赶忙跳下车,



只见她右脚卷进车轮子里,已经被旋转的车轮刮掉了一层皮肉,血肉模糊。我赶紧用衣服裹住她的脚,背着她飞奔去了附近的医院。气门芯的钢帽把她的脚踝骨处刮了一个洞,流了很多血。她脚上至今仍留有一道疤痕。

表哥买了表弟的车

上世纪90年代单位的福利主要体现在发实物上。这个月是十斤大米,下个月又是两箱饮料,没个车来回换着挤公共汽车还真不方便。有一回单位发了五斤鸡蛋,放了好几天都没有拿回去。于是我下决心买了一辆红色的轻便女车,怕碰破鸡蛋,还专门买了一个钢丝网编的鸡蛋筐,用纱巾绑住,挂在车把上,一路穿小巷抄近路飘飘洒洒回到家,锁了车把五斤鸡蛋送上六楼。

忙做完晚饭后才想起应该把车推到楼下的车棚里,可下楼一看哪里还见小红车的踪影!刚刚买了一天的车就没了,这可是我四分之一的工资呢!

后来因为丢车频繁,我们就在二手市场上买车。我们也知道有些就是小偷销赃的车,正是我们的这种行为,才助长了盗车行径。最可笑的是,有一次我爱人买了一辆八成新的男车,第二天和他的表弟在一起吃饭,表弟一看说,你怎么骑着我的车,这是我前两天刚买的,并且说什么地方有记号。我们大笑起来,怎么这么巧合,表哥买了表弟的车,这叫什么事啊。

(摘自《北京青年报》)

高悬赏扭曲人性

悬赏暗杀虽然对威慑革命党人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却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梁启超曾在致朋友的信中评论此事,他说:“官吏悬赏购刺”,促使“无赖小民,及贪利洋人,既已预备药弹匕首以待”。

紧加派人手赴港协助刘学询。但是,由于康有为藏匿在香港某洋行的三层楼上,有英国巡捕十数人看守,刺客不能进入,导致刺杀行动再次失败。

12月27日,港英迫于清政府的抗议,把康有为驱逐出境。康乘“美洲丸”号前往檀香山,又被美国禁止入境,只好在海

暗杀竟成民间致富之路,杨衢云、吴禄贞等中招

清政府疯狂进行“赏金猎杀”

上流浪,最后亡命新加坡。这次,刘学询打算雇佣洋侦探暗杀康有为的住处,设法行刺。没想到的是,康有为下榻的地方,有朋友派来的护卫,仍是无法下手。

最后,康有为来了个金蝉脱壳,表面上登上离开新加坡的船,暗地却潜回新加坡,潜匿在爱国华侨邱恒春的家花园,使清政府的暗探、刺客难觅其踪。

暗杀竟成为致富之路,吸引了很多民间“赏金猎手”加入。

很多“赏金猎手”与受害人无冤无仇,甚至是至亲挚友,但他们在赏格的刺激下,萌生了极大的贪心。甚至还发生过替死鬼的离奇案,比较著名的有洪全福假尸案。

洪全福是洪秀全之侄,早年参加太平

军,被封为燕王。晚年时,他与革命党人谢赞泰、李纪堂合作谋划广州起义,失败后被通缉。广东督抚暗地里募集杀手,粤省捕快张佐庭见到巨额赏金,遂起邪念,想起自己的表亲吴六长得很像洪全福,便把他骗到香港毒死,以骗取赏银。没想到经抓获的洪全福家人现场查看,看出了破绽,引起轩然大波。

另一起见利忘义的吴禄贞之死。吴禄贞原是山西巡抚,武昌起义爆发时,他赶赴石家庄与山西革命党联系,拟联合北方新军起义直捣北京,后因奸细告密未成。此后,他下令截留北洋军运往湖北的军火,并电奏清廷,要求停止进攻汉口,清廷怀疑其为革命党。

1911年11月,袁世凯指使其死党周符麟用二万元收买了吴的部下马步周和其他几个军官。7日凌晨,在石家庄火车站,马步周率几名打手闯进吴的住所将其枪杀。马步周是吴禄贞一手提拔起来的军官,吴禄贞可以说对他恩重如山,他为了两万块钱赏金竟忘恩负义。

(摘自《中华遗产》、《新周报》)

6

还没等到初中毕业,就出了那事。那个男人叫肇四,他家离我家不远,以往,我管他叫四叔。

肇四的老婆在县城当保姆,肇四家的房子在街上,他就在临街的房子开了个手机店,给人充话费,也卖手机。肇四店里的手机都很便宜,从几十块钱到一二百的都有。

第一次去肇四的店,是因为家里的手机坏了,充不上电,爷爷说让我放学的时候顺路拿到肇四的店里,让他帮忙看看。

我喊他四叔,我说爷爷说他帮忙看看手机咋回事儿。

肇四接过手机,却不看手机,眼睛直直地看着我。我不知道他为啥那么看我。正在我不知如何是好时,有人进来充话费。肇四就说,你看我正忙着呢,等晚上放学来拿吧。

我应着,就离开了肇四的店。我还要赶着回家去帮奶奶做饭呢。

晚上放学了,在准备去肇四店里拿手机的时候,想到中午他看我的眼神,心里有些怯起来,觉得他跟别人不一样,可又说不清他到底哪里不对。路过他家门口,我低头匆匆走了过去。

7

晚上吃饭的时候,爷爷问手机修好了没有,爷爷说让我吃完饭过去看看。

这部旧手机,是爸爸买回来的。隔些日子,爸妈就会打电话回来,问问爷爷奶奶的身体,问问我和弟弟的学习。虽然每次都是那些内容,可爷爷奶奶却整天盼着手机铃声响起的那一刻。他们平时非常节约用电,天完全黑透了,才允许开灯。但对手机充电,却从不心疼。他们时常检查电量够不够,总怕爸妈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手机没电。

我知道,自从手机坏了,爷爷奶奶心里一直不安,他们念叨着,怕爸妈电话打不进来着急,怕他

们有什么急事。我低声说,我还要写作业,等明天去拿吧。我

呢!不就那么几步路吗,能误你写多少作业?去看一眼,没修好接着回来。

奶奶也催我去看看。如果我不去,他们肯定要叨叨一晚上。想到肇四看我的眼神,我实在不愿意去。

如果心兰在家的话,找她跟我一起去,她一定肯的。可是,心兰走了,没有谁能跟我一起去。想来想去,只有弟弟能帮忙,跟我一起去。

我哄着弟弟跟我去看手机。开始他不愿意去,我就骗他说,等回来,我帮他做作业,周末的时候,我带他到镇上的游戏厅去玩游戏。

一听说能玩游戏,弟弟很痛快地就答应了。

连载



圆桌对面的孩子

鞠慧

又说了,说不定还没修好呢,现在去了也是白去。爷爷说,我要是腿脚好使,才懒得支使你拿去

8

走进肇四店里的时,我紧紧拉着弟弟的手,怕一不留神,他就跑了。我知道,弟弟是个在哪儿都坐不住也站不稳的孩子,整天就知道到处疯跑。

店里就肇四自己,我没有看他,只问手机修好了没有。肇四说,还有点小问题,让我等一下,他

马上就修好。

这时,街上有人在喊弟弟的名字,好像是他同学。我一下没抓牢,弟弟跑了出去。

正在我犹豫着是不是跟弟弟一起离开的时候,肇四突然一下抓住了我的胳膊,小店的门,也被他一下就锁上了。肇四一只手捂住我的嘴,把我拖到了柜台后边的小屋子里。

我拼命挣扎着,被肇四重重地摔在了那张被子、床单揉成一团的脏乎乎的床上。

小屋的门,也被肇四随手关上了。

缩在床上,我抖成一团。我知道,即使喊叫,别人也听不到。这个小屋子,离大街还隔着两道门呢。再说我也不敢喊叫,肇四的眼神刀子一样盯着我,我怕他会把我杀了。

我跪在床上,哭着求肇四放过我,我喊他叔,我说我还小。我还说,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只要他放了我。

我的哀求,换来的是肇四的拳打脚踢。我嘴角上的血滴下来,头发也被肇四扯掉了一缕。肇四抓住我的头发,一下下往他家墙上撞。

我觉得,我就要死了,我无法活着离开这间小黑屋子了。

肇四把我的衣服一件件扯掉,丢到了地上。

(二十八)